

·有滋有味·

唯有秋声最好听

宋佳

秋来了,秋真地来了。你看,从杨树叶子的凋零开始,不远处的村庄因为叶落归根显得更加清静了些,灰茫茫的一片。徒步走在秋天的清晨里,不觉有略微寒冷之意。天际上泛着云霞,人在忙碌过后短暂的清闲里,显得格外安静些,路边的蓝色牵牛花静静的开放,在秋声里,沉默的吐露着属于自己的芬芳。

秋天的清晨是清静的、欢快的,大雁在天边排成队,飞向远方,庄稼热热闹闹的被收割其实是为了留给大地一片白雪皑皑。人在秋季里,喝温热的茶水,做喜欢的事情,安宁着心扉,遗忘着往事。人在秋季里,回顾这匆匆的一年,徒留满心的衷肠,是这样的匆忙,一眨眼之间将故事尽收眼底。

而我来的最多的是奶奶的菜园子,小小的菜园子有蒜苗、香菜、小白菜、萝卜等,看着这些绿油油一大片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蔬菜,不由得心生欢喜。人还是要多

接地气,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中慢慢地抚慰心灵。摘回来新鲜的蔬菜,做素汤面条,安安静静的喝完一碗热汤;做油馍、蒸红薯,素素净净地吃下去,温和了肠胃,在秋季的波浪里,安稳了生活。

有时想,在漫长的生涯里,经历了春夏的热烈,无非是在秋冬之季能够有三五友人相约相伴的走下去,彼此相互依赖。在岁月的流逝里,我和你,你和我,一眼便能看穿名利场上的纷扰,一眼便能看穿彼此的心事与志向,即使百般不如意,也还是能相互尊重,也还是能相扶相持,百看不厌。

某日,路边经过卖花的小贩,招呼她停下,买了两盆菊花。记忆里,上小学六年级时在曾祖父家里居住,小院里多的数不清的菊花,各种花种颜色,因为花朵开得太多,快把花枝压断了,曾祖父使用细竹子把花枝绑在上面作为依靠。打霜的早晨,上学

格外冷,一打开堂屋的门便看到许多菊花相互争艳,不自觉的因为花的开放而欣喜起来,便不觉天气冷了,那一年我14岁。

把买的花放进温室里,便觉得拥有一整个春天,细细的观赏想起元稹的一句诗: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而我对菊花更多的是回忆,曾祖父当了一辈子教师,已经80多岁高龄了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卧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字画,因为是学区房要拆迁,一个书香门第的氛围也逐渐消失,唯有记忆永存。

秋了,从柜子里找出秋季的旧衣服,像重遇某个故日的友人,服帖而又温馨,物件会随着时间慢慢地变古变老,可是它从来不会离开你。

你听,唯有秋声最好听,在一片落叶里,在一片朝霞的宁静中……让我们徜徉,安放心扉;让我们静坐,唇边露出温暖的笑容,是这样的美好、祥和。

·诗品时空·

冬雨(外一首)

陈胜良

雨,原本就是清凉的冬,又往往冷到彻骨
冬雨,自然令人
念而生畏

其实,当她真地来了
敲打窗户
叩问心事
你走出门去
仰脸触摸,任其包裹

这才明白,原来
冬雨,如同有些人
仅仅有一张
冰冷的面孔

穿越雨季

这一个雨季,不是南方
的梅雨时节
是凝霜的初冬,款款
向你走来

这降的为何不是雪
是严寒不够
还是那洁白之物,不愿招惹
这世间尘埃

而雨却不得不光顾
再多的污垢,也不得
不去涤荡,不得不洒下
它的宿命和无奈

那我们就随之穿越
这或许并不漫长的雨季吧,一同
经历,这严寒到来前的
风霜之泪

以腾起的热血,融化
雨后的严冬

生日自题(外一首)

鲁明

庭前漫步忆闲游,
诞日轻歌少所求。
但得身安能沥血,
杏坛传道上层楼。

暮晚过大别诸峰

林海莽莽九曲峰,
弯弯石径步从容。
夕阳斜照云霞暖,
贯耳声声听晚钟。

纪念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

朱和光

司马魂邀古镇游,
千年故事载春秋。
寻踪再访名家院,
挤满诗囊璧玉收。

·朝花夕拾·

墙报,曾经的一道书法风景

徐生力

街头上,一到艾滋病日、禁毒日等活动,排了一排又一排的五颜六色的宣传栏,电视台跟随采访,热闹一番后,便变得格外冷清。这些专栏都是从电脑上下载的宣传知识,内容丰富,而且实用,况且,图文并茂,真草隶篆,要什么体来什么体,本应惹人喜爱、抓人眼球的,可是阅读量不足。这使我想起了电脑喷绘之前,各个单位办的墙报,时常能吸引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前来指指点点。内容无关紧要,他们兴趣多在办报书写的水平上,也包括墙报的刊头、插画。

那时的墙报是单位对外展示的一扇窗口,重视程度不亚于今天的GDP。抄写者如古代刻碑者,选的都是单位数一数二的“书法家”。即使单位没有这样的人才,在社会上请也是常有的,像现在的体育比赛,单位团体可以聘请外单位人加入,也是允许的。一年冬天,某县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为在活动中赢得好成绩,团县委专门抽调能写会画的团干送专刊下乡,以确保质量上乘。我以书法见长,名列其中。一个乡、一个镇限定一天时间,白天黑

夜地赶进度。哪知轮到最后一个深山乡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将我们一班人马困在那里。人不留客天留客,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一个星期里将乡直机关七所八站轮个遍。因此,我们为这个乡镇争取了数个奖项,还多出一个组织奖。最后,我们一行清早踏雪,掌灯时分才狼狈地回到县城。几十年来,每每回想起来,倒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踏雪之行。

书法深得人心啊。每逢重大节日,书写横幅;每有大节,书写横标,离不开会写字的人,包括奖状、证书,也是发挥他们特长的时候。那时,个人简历上在特长栏目写有“书法”二字的,多被单位用来办墙报、写标语,为单位争个面子。

墙报是那个年代一景,每个单位在对外的一面墙上,用水泥抹平,砌上花边,专为墙报留下一角,爱好书法的我们就是别人墙报前的常客,也从中学到不少书法技巧。一般在元旦、春节、五一、五四、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党委、政府以及本系统的重要活动,都要出期墙报。有如过年,人们里外要换一身新,才显示节日的样貌。那时,年终县里表彰先进,对各单位的印象,一是

看每月上报的信息数量、质量;二是看单位墙报有没有常换常新,办出水平来。墙报反映一个单位的精神面貌。文章内容固然重要,主要的还是看书法好不好。墙报上墙后,各单位领导、组织人员观看,评头论足。书写者,在一旁默默听着,记在心里,回头好好练,以便下次汲取。办得有质量的,不仅是本单位,还会引来社会上的欣赏者。

可是,现在人写字,害怕别人看见似的,远离大众。不管水平如何,动则十万几十万的到美术馆、博物馆办展览,市里不如省里气派,省城不如京城上档次。豪华盛宴,终究要散。可是,又有几人真心实意去看书法呢?倒是在公园、广场平地上,清晨或者黄昏,老头老太提个水桶,一个扫把写出来的字,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

回到文字开头,我们用最先进的电脑,克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圣、草圣等经典字迹,喷绘出来的宣传栏,为何不如从前的手写墙报呢?答案只有一个,今天的人们,吃喜欢手工做的,用讲究手工造的,量身剪裁的,文化的书法概莫能外。好想那原汁原味的、久违了的墙报。